

一面亲情墙

◎梁惠娣(广东吴川)

小事物的奥妙

◎董宁(山东微山)

小时候,我在村里上小学,父亲天天在地里劳作。那天,父亲从地里浇水回来,把我叫到跟前,说:“我来教教你。”

我笑了,心想,父亲大字不识,咋教我?父亲端坐在那里,一本正经地说:“把你写字的铅笔拿过来。”我满心疑惑,把铅笔递过去。父亲问:“你知道这支铅笔有几种用途吗?”我眨着眼睛:“写字呗。”父亲摇摇头:“再想想。”我眼珠一转,顽皮地说:“还能当玩具,我能玩上大半天呢。”父亲说话像打雷,高着嗓门一字一句地说:“别小看这指头长的铅笔,必要时,它能用来当尺子画线;铅笔芯磨成粉可以当润滑粉用;一支铅笔按相等的比例锯成若干份,可以做成一副象棋;还可以当玩具的轮子;在野外被困时,铅笔抽掉芯能当吸管喝石缝里的水;遇到坏人时,削尖的铅笔还能当自卫的武器……总之,一支铅笔有无数种用途。”父亲还说:“学知识,还要懂生活,千万不要小瞧这些不起眼的小事物,关键时刻都能拿来用。”

一个转身,好多年过去了,在城市安家的我摆了一个旧书摊,说是旧书,其实每本书都有九成新。买书的人却很少,我又调低了价格,仍少有人来买,我急得直跺脚。

父亲从老家赶过来,手里拿着一杆秤。我呆呆地看着父亲,感到很奇怪。第二天,父亲来到旧书摊,对顾客嚷嚷道:“旧书不论定价,按斤卖,卖完为止,快来挑选。”不到三天,一大堆书竟卖了个精光,没亏本,还略有盈利。我很纳闷:为什么以前少有人光顾,倒是拿卖菜的称一称,卖不动的一大堆书竟会一扫而光呢?我好奇地问父亲,父亲平静地说:“一杆秤称菜、称粮食,若用来称书卖,看似奇怪,但这表明你对顾客的坦诚和最大限度地让利,顾客才会认可你。”

小小的铅笔,用途却不小,谁又想到,父亲卖菜的称拿到城里还能卖书。不要小瞧不起眼的小事物,它或许藏着无穷的奥妙呢!静下心来,走进生活吧。

我习惯早起,然后坐在晨曦的窗前,写作、阅读、沉思、远眺。

窗外是一片广阔的田野,田野上有绿毯一样的稻田和菜园,那棵高大的乌桕树像一大团燃烧的火焰,成为田野上的一道风景。田野的远处,还可以看见大海的一角,以及海天一色的一抹白,引人遐想。

不知道哪天,一辆推土机轰隆隆开来,将我眼前的风景画撕破、碾碎,取而代之的是新翻的黄土。不久,一面三米多高的围墙立在我的窗前,硬生生隔开了外面广阔视野。那面墙,令人感觉无边的逼仄压抑。听母亲说,那边建起了一个仓库。

此后的早晨,我再看不到窗外养眼的风景。慢慢地,人就如同困兽,烦躁不安。写作也成了一场苦役,进行了一半的新书稿也卡了壳。

老实巴交的父亲只知道跟土地打交道,他从不知道我写作上的无奈与困惑。母亲只知道整天围着灶台转。我烦躁得把自己关在房间里,倒头便睡。

过了几天,窗外传来叮叮当当的声音。我走到窗前,只见父亲在围墙的墙脚边挥锄挖坑,旁边有一株不知他从哪里挖来的细叶竹,还有一堆不知名的植物。他低头一下一下用力地

挖着,挖好一个坑,母亲就弯腰抱起那株根部还连着泥块的竹子,小心地放到坑里,父亲培上土,再用锄头用力拍几下。他们的腰弯着,像一弯半月。那情景,就像一幅工笔画,镌刻在我的心里。

往后的晨曦,我早起推窗,窗外又是另一番风景。那面墙,成了一面绿墙,仿佛一道生机盎然的屏风。一株翠竹挺拔清朗,像一朵绿云,又像一把圆圆的绿伞;一丛米兰花,翠绿的细叶间开满米粒一般细碎的小黄花,像在一块碧绿的绸布上撒满了碎金子。墙边,逶迤攀爬而上的绿萝和牵牛花,一株尚在少年时期的小桂花树,一棵轻飘飘细摇的小柳树,一丛野草……窗前的墙,就这样在父母的经营下变成了一幅画。我的烦躁像被清冽的溪水荡涤无形,心境被绿意花香熏染得安闲恬淡,笔下的文字也随之欢快顺畅起来。

黄昏斜阳中,父亲蹲在翠竹下,吧嗒吧嗒抽着旱烟,母亲坐在墙边的藤椅上择菜。他们坐在夕阳挥洒的油画里。我悄悄地举起手机,将眼前的画面定格。

新书顺利脱稿,封面用的就是我拍的照片,出版策划人问我用什么书名,我正站在家门口的那面墙前,我说,就叫“亲情墙”吧。

母亲是本书

◎胡美云(福建龙海)

自母亲从安徽到江苏常州带孙子后,与母亲的电话聊天,便开始从以前的瓜果蔬菜、家长里短自然过渡到小侄儿成长的点点滴滴。

“小宇这伢聪明得很,现在能数到一百了。”

“乘法口诀,小宇现在能背到六了。”

……………

电话里的母亲是开心的,一点一点细数着孙儿的成长,满脸骄傲自豪。

母亲没有上过学,只上过队里办的扫盲班,因为家事农事实在太多了,扫盲班也没有完整地读完。虽然识字不多,但是母亲记性特别好,似有过目不忘、过耳即记的能力,别人听歌听戏看电影多作消闲,到母亲这儿却成了记忆刻录——一两遍过后就扎根在大脑里,成她自己的了。

年轻时的母亲也像教小侄儿这样一点一滴地教育我们,在忙碌的间隙教我们数数、背乘法口诀、识规知礼……儿时记忆里,最温暖的画面就是安静的夜晚或清闲的冬日,我们几

个孩子围在母亲身边听她讲故事、学唱歌。那时的母亲在我们眼里就是一本神奇的书,神话传说、寓言故事、黄梅戏、民间小调等,就没有她不会的。

母亲不仅指引着我们成长,自己也在一点一点成长着。

我们姐妹三个成年后陆续嫁人,一向传统的母亲不仅未按风俗要一点彩礼钱,还凭着单薄的家底子按家乡礼数为我们备齐了嫁妆。我们初嫁那几年,有人开玩笑说母亲:她呀,养了三个女儿,出嫁都不收些钱回来,白养了。也有人怀疑母亲收了钱,只是精明,财不外露而已。母亲听了并不去与人辩解,只是在与贴心的朋友邻居聊起时,才掏心掏肺地说:“伢们刚结婚,也都是靠不上父母只能靠自己的家庭,要那些礼金做什么,让孩子欠了债又寒了心,等她们日子宽裕了,再孝敬我是一样的。”

母亲的善良厚道豁达赢得了三个女婿打心眼的尊敬与孝敬。

我在成长中读过许多本书,而母亲,是我读过的最好的一本。

闲话染发

◎郭德诚(河南洛阳)

染染吧?说不清从何时起,理完发,理发师总有这么一问。我盯着镜子,好一番思量。染吧,有时弄得比真的还黑,眼角皱纹挤到一块,嘲笑它的不真实;不染吧,满头杂草丛生,如荒芜的园子,一副衰败景象;尤其是上次染了,这次不染,黑发白根,像一片斜着身子的惊叹号。

头发,是脸部的一部分,也是人的一块招牌,自古都受到重视。《诗经·小雅·采芣》写女子采芣,丈夫欲归,“予发曲兮,薄言归沐。”即回家洗头。你再看关于头发的成语:蓬头垢面、油头粉面、朱颜鹤发、秀发如云……头发,不仅关联着卫生、容貌,也关联着人的个性和生活状态。

在我的印象里,以前,男性的头发也就长点短点,直点弯点,一边多、一边少,比例不同而已。虽有时代、身份、个性、年龄的特点,但颜色从没变过,是啥就是啥,全是本色。白发倒是资历的象征,颇有几分引以为傲的自得。

我一直“被迫”留长发,没办法,我是自来卷,留短了就像草皮似的趴在头上,以前倒是省事,长发波浪起伏,现在不行了,有了白发,还有点稀疏,近看像营养不良,远看像一蓬杂草。不光理发师,家人朋友也提醒我:染染吧。

有一回,我参加婚礼,还要上台讲两句。下台后,老友说,远看挺好,蛮精神的,下来细看,有点用力过猛,头发太黑,和脸不搭了。我开玩笑说就像看油画,可远观,不可近看。我俩哈哈大笑。给我染发那小子,一边做饭,一边染发,怕糊锅,结果把我这边给弄糊了。

我对镜子看了一会儿,说上次弄糊的那个颜色算是夸张手法,这回要倾向自然,要在美观与皱纹之间寻求一种过渡色。理发那小子和我是熟人,愣了愣,看着我问,这是什么颜色?我想了想,大概是似黑非黑之间吧。理发师有点懵,说:“要不咱这样吧,我调着,您看着。”

好吧,其实我心里也没数。唉,选择多了也是麻烦。